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

· 京 劇 ·

第 十 九 集

五 彩 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传统剧目汇编

京 剧

〔第十九集〕

上海市傳統剧目編輯委员会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傳統劇目匯編

京劇

第十九集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銷

*

統一書号：10078·0428

开本：787×1092 經1/32 印張：3 5/16 字數：96,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定價：(11)0.36元

內 編 发 行

編輯說明

1. 匯編的目的，在於保存戲曲藝術遺產，並為戲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編劇目的材料。
2.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多數是各個劇種初期的演出劇目。
3.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都是口述記錄本或手抄藏本；在付印前，進行了一次校勘，對原本中的錯、漏之處，加以改正；除對個別嚴重猥褻的語句，略加刪除外，其他保持原來面貌。
4.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因其內容的好壞程度不一，精華與糟粕並存，所以一律採取內部發行。如要上演，必須加以整理和提高。
5. “匯編”按照劇種分集，每集按篇幅長短，編入一個或幾個劇目。

五彩輿

伍月華藏本

〔六本〕

——人物表——

鄒富	鄒貴	鄒懋卿	蔣玉	楊珍	四青袍
眾船夫	四女兵	四上手	周氏	四將官	宗禮
戚繼光	四班頭	旄夫	譚夫	拿夫	海瑞
人役	書吏	門子	趙文華	許四	眾妓
馬守貞	張月嬌	四水卒	四女卒	四水將	一大齣
徐摩云	倭將	黎容	龍王	春秀	馮蓮芳
通惠	王松鶴	張青	羅玉	皂吏	戚勇
四女堂	四大婦	四劊手	二中軍		

第一場

（鄒富、鄒貴、鄒懋卿上）

鄒：（念）人情如霧朝朝變，

世事如棋着着新，

看破只須思己過，

前因後果使循環。

下官鄒懋卿。前在淳安縣地方被海瑞將我家丁鄒富捆打遊街，幸得戚大將軍救出，自覺無趣，只得巡查而來。只是我

的夫人被水寇劫擄去了，使我日夜不安，如何是好？

貴：老爺！那徐海道，要廿萬銀兩贖回夫人，老爺趕緊措辦此銀！小人情願去往海島接回夫人。

鄒：唉，這話我豈不知，只是我身為大臣，豈有用銀贖妻之理？皇上知道，于我功名有碍。

富：既然用銀有碍，何不懇求戚大將軍發兵勦賊，救回夫人！

鄒：豈不知威大將軍差少爺威勇去調各鎮總兵到來，連日操持，不敢妄動，怎去催他用兵。唉，夫人，非是下官薄情，怎奈理法所拘，難以救你！諒你真節之心，必然立志不屈！賊若用強硬手段，你就投水自縊了罷！（哭）

賁：老爺，如今工部侍郎趙文華大人到了，來祭海神，老爺何不去到寧波請他想個主意，看是如何？

鄒：嗯，趙年兄倒是有肝胆義氣的朋友，到如今又是欽差大臣。一來拜會，二來求計，吩咐外廂伺候！

（四青袍上）

鄒：（唱）想前番淳安縣那般光景，到今日思想起胆戰心驚，我今日到寧波算是懺悔，去見那趙文華敘說衷情。

（同下）

第二場

（蔣玉上）

蔣：（念）只要忠心還聖主，為官何須去私行。

俺蔣玉，乃趙文華大人得力家丁。大人因要訪查民情軍務，假扮客商模樣，出外私訪，日

久未回。各官拜見，我一概回答有病在床。惟有那鄒縣海瑞，七言八語，一定要見，好容易說回他去了，倘若海瑞再來突難回答？唉，大人，早早回來，免得小人在此擔心！

珍：走哇！（上）

（唱）在縣衙見有人雙枷鎖頸，吓得我心胆碎冷汗淋身。

蔣：楊珍哥回來了。

珍：蔣兄弟，老爺呢？

蔣：老爺改裝查訪，許久未回。

珍：哎呀！（兩望門）

蔣：這是為何？

珍：哎呀兄弟呀，不，不不，不好了！

蔣：有何事如此惊慌？

珍：大人被海瑞枷起來了。

蔣：禁聲！你是怎麼知道啊？

珍：我往縣中去吩咐海瑞不要供應回來，城里城外閑逛。走在大街之上，見一面大枷枷着兩個犯人，內中一人活像老爺。我要跑去問他，他直搖頭擺手，不要我近前。我打听人說枷的是販賣珠寶的客人，名褚德，因大鬧娼院，碰見海瑞拿住，同一个忘八枷在一起。远处留神一看，明明是咱家老爺，因此飛跑回來。今日大人

改扮私訪，枷的人犯定是他了。

蔣：哎呀呀，這還了得！

（唱）這樁事怎解救只怕有損，

珍：唉！

（唱）思想起真無法誰是救星？

同：這便怎麼處？

（鄒慙卿原人上）

鄒：（唱）飛馬來訪故交心中凜凜，
又怕得惹風波那海瑞知聞。

賈：請老爺下馬！（青袍下）啊！門上那位在？

蔣：原來賈兄！

賈：我大人來了。

蔣：參見鄒大人！我老爺有病在床，不能接待，改日謝步。

鄒：啊，你大人得了何病？

蔣：因在路上，受了風寒。

鄒：既然有病，更要見面了，快引我去看看！

珍：不敢當！我大人吩咐小人，一切官長都不許請見。改日病好，一併回拜。

鄒：胡說！別人不見則可，我与你老爺莫逆之交，況且他有病，我知道豈有不探問之理？怎麼說不見呢？

蔣：大人息怒！這是家主吩咐，小人不該違拗。

鄒：豈有此理！（走進）趙年兄！榮江呀榮江！怎麼躲起我來了？

蔣：進來了，如何是好？

鄒：榮江！榮江！啊，沒有人哪？號！你這兩個狗才！你大人既不在公館，怎說有病在床？我是他的好友，難道还有什么迴避？可惱哇，可惱！

珍：兄弟！鄒大人既是老爺的好友，此事對他說明，求他相救，你看如何？

蔣：倒也使得。怕的是走漏風聲。

珍：請他的跟人出去，暗與大人說明。

蔣：也罷！小人們有機密大事，奉稟大人！

鄒：有機密，你們外廂去！（富、賈下）有何機密，你老爺到底到那里去了？

蔣：大人既与我老爺莫逆之交，小人方敢實言相告。

鄒：什麼大事？

珍：家主改扮私訪民情，不料誤入妓院，被鄧縣海瑞碰見，同忘八一同上了雙眼枷了。要求大人秘密搭救！

鄒：哎呀！（同望門）你大人誤入妓院，被海瑞上了雙眼枷了？

蔣：正是。（鄒呆介）

鄒：這還了得！哎呀呀，怎麼處？怎

么处？没办法，没办法。

蔣：总要求郇大人設法搭救！

鄭：哎呀呀險哪，哦，我倒有个主意。

蔣：請問大人有何主意？

鄭：我本來与海瑞不合，如今說不得了。我自己去見他，就說是我的表兄，求他放开！此計如何？

蔣：此計甚好。大人此乃机密之事，連連去办才好！

鄭：那是自然。快叫我的人來！

蔣：鄭貴，大人叫你們。

（鄭富、鄭貴上）

蔣：伺候老爺。

鄭：吩咐帶馬！鄭縣衙中去者。

（唱）天大事不可料說也不信，
那知道官僚中出了新聞！
此一去見海瑞好歹不定，
唉！

又怕他訛詐我是非橫生！

（与鄭富、鄭貴同下）

蔣：（唱）鄭大人此一去事難拿穩，

蔣：（唱）海剛峯也不是好惹之人。

蔣：兄弟，想鄭大人此去求情，那海瑞不是好說話的，若不准开枷，豈不誤了大事？

蔣：这也无法。你今拿些金銀前去保护老爺，打点使用。不要遲誤！

蔣：言得極是。我帶了金銀前去保护老爺，你在公館好生照應！倘有官員來見，要說染病，千萬不許入內！

蔣：知道了，你快去罢！

蔣：取銀兩來！（接銀）哎老爺呀！

（唱）好端端去私訪惹下大禍！

（下）

蔣：（唱）怕只怕人知是欽差大人。

（下）

第三場

（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上）

周：（唱）离却了蕪州地船行甚緩，

从山东順流水繞过江南。

今已到宁波界海水迷漫，

要平賊趁此时殺入龍潭。

我乃威繼光正夫人周氏。可笑我家老爺榮任蕪州，倒还有些計劃。誰想陞了浙閩提督，連用兵都迷糊了，必要走旱路到任。还有那个不曉事的蠢子威勇，也隨着他胡說。是我大怒，帶了这一千女兵从水路坐船而來，今已到宁波海口。路上并未遇見水賊大隊，也不知我們老爺到任无有？

兵：稟夫人！聞听那水賊徐海四路劫掠，大將軍已經到任。因各

鎮兵將尚未到齊，故而還沒動兵。

周：所以那老東西不諳兵法，既然徐海上岸劫掠，金鰲島一定空虛，正好攻取。眾女兵！

兵：有。

周：我們如今先不要上岸進衙門！又恐走漏消息，趁此機會，改扮客商貨船，出其不意殺奔金鰲島，破其巢穴，占據海上。使賊無有歸路，何愁賊人不滅？倘若成了功，也叫那倣大將軍的佩服佩服！

兵：夫人之計神出鬼沒，我們情願奮勇當先。

周：如此快將女衣去了，改換男裝，槍刀隱藏，假充貨船，乘風破浪去者！（眾女兵應）

周：（唱）梁紅玉破金兵擊鼓水戰，
暗地里襲徐海却有何難。
眾女兵快隨我巧裝改扮！
（改扮）
破水寇那怕他萬丈波瀾。
（同下）

第四場

（戚繼光原人同上）

戚：（唱）徐海賊興妖孽四處作亂，
我到任無兵將左右為難。
本督戚繼光。自從來到淳安

縣，命我兒戚勇去催各鎮兵將，齊集寧波，剿除水寇。又調海瑞調補鄞縣，我從陸路查探賊勢而來。昨日入衙，查看兵冊，不足二千名兵丁，戚勇調兵不到，怎生出兵打仗？我帶來前任將官，地理不識，不能交戰。今日軍機遲誤，豈不是我之罪也？我想為將者保國忘身，何況兒子？不斬戚勇，軍法不整，且請海瑞到此商議此事。家將！

家：有。

戚：傳令副將宗禮，親自去請鄞縣海瑞前來議事。

家：得令。（下）

戚：戚勇戚勇，兒在何處，遲誤自取其死，想我夫人水路行走，還不見來，真真令人焦煩莫測也！

（唱）為國家用兵心血耗散，
這時候好叫我起坐不安！
妻任性子迂闊調兵太慢，
不斬他怎能够警戒營盤。

（同下）

第五場

（四青袍、四班頭、旗、纓、傘、扇、海瑞上）

瑞：（唱）巡罷了街和市沿城一看，

這風景雖繁華不如淳安，
回衙署不由我心中暗嘆，

(下馬)

吏：老爺回衙！

瑞：(唱)坐大堂再審問娼妓奸頑。
升堂！

众：是！

(趙文華、許四、众妓上跪)

瑞：唉！

(念)作事不如包文正，

辭官難怪陶淵明。

本縣去接欽差趙大人，誰知染病在床，不能相見。(趙驚听望)我是地方官，应当前去問病，可恨他門上的家奴苦苦不准入內，我只得告辭回衙。(趙伸舌點頭)

許：怎么你跪着還做鬼臉，莫非想吓唬老爺嗎？

役：呸，不要胡說！

瑞：我想理民總以寬限為上，巡看城池而回，偏偏路遇娼匪鬧事，不得不究。來！

役：有。

瑞：將那娼妓帶上來！

(役帶馬守貞、張月嬌上)

役：妓女當堂。

吏：報上名來！

馬：小婦人叫馬守貞。

張：小女于叫張月嬌。

瑞：我看你这女子，貌清骨秀，并非小家兒女，因何落于娼門？既入娼，又有何冤枉？从實說來，本縣審斷。

張：青天太爺呀！

(唱)我的父在朝中曾為顯宦，

瑞：住了！你父在朝為官，叫何名字？

張：太爺，

(唱)提起來鐵石人也要泪漣。

瑞：講！

張：小女子先父名張經，曾任兩江總督。

瑞：哎呀張大人的小姐！何人送你為娼？

馬：太爺不要信她的話！她既是總督張經的小姐，何致被人販賣為娼？

瑞：多口！

役：不許你多嘴！

瑞：照直講來！

張：先父在任，因與嚴嵩不合，唆使通政司趙文華，(趙驚)參了我父一本，說“養寇失機”，奉旨拿問進京，殺在菜市口上。(哭)

瑞：不錯，當初張大人忠君為國，尽瘁統兵，不幸被趙文華這廝參奏，殺于菜市口，是我親眼得見。我想不幸古今名將，往

往遭此奇冤，可嘆可嘆！嚴嵩之惡固不為奇，趙文華（趙鬼臉）史冊之上罵名千載，也就不小。（趙蹲躲，許四不依）

張：後來趙文華恐家里之人叩關訴冤，復奏一本，抄沒家產，子姪親族俱發邊外充軍。可憐我們叔姪死監內，兄妹途中逃散……（哭）

瑞：可憐可憐！趙文華竟是禽獸不如也。

（趙愧作鬼臉）

張：小女子孤身無依，要尋女壺出家。誰知路遇騙子，把我引進娼婦馬守貞家中，被這忘八許四百般拷打，逼我為娼。又來這個嫖客，勒逼陪宿。

瑞：啊，你是從也不從？

張：小女子幼讀女訓，豈肯傷風敗俗，所以抵死不從，如今還是童女。縱死也好對得先父之靈。

瑞：哦，你身入娼門，逼打不從，如今還是童女？

張：正是。

瑞：哈哈，真乃有志女子也。

張：如今小女子並無別念，只求斷入空門！誦經拜佛，了結今生，沾恩感德也。

瑞：小姐但請放心！我看你聰敏非

常，將來定有誥封之福，本縣自有道理。但是欽差趙文華奉旨祭祀海神，現在城內住下。因染病在床，未曾祭海。（趙驚望）小姐既含父仇，與他不共戴天，那趙文華知道小姐在此，必然又起風波。

（趙駭怕碰頭）

張：啊！那趙文華祭海，已來此處了？

瑞：正是，小姐須要留意！

張：真乃狹路相逢，我當刺死此賊。

（趙驚戰出了聲）

趙：哎呀！

許：你这狗蛋，小心咱老子的脖頸呀！

瑞：不可！趙文華虽然有罪，如今乃是祭海欽差大臣，小姐縱有冤枉，只可伸訴，不可行刺！有干國法。

（趙點頭）

許：這又有你什麼，你又點頭，連累我也點頭。什麼東西！

張：哎呀，青天大老爺呀！這賊勢焰沖天，叫我一個柔弱女子，怎么伸冤啊？（哭）

瑞：這話也是。（想介，趙呆望）也罢，本縣今且把個主意与你。

張：請教老爺。

瑞：先前那个鬧妓院的女子，你可知道？

張：知道她是个女中丈夫，不知她的來歷。

瑞：此女名叫馮蓮芳，乃淳安縣馮參將之女。敢作敢為，現在尼菴借寓。我今送你前去同她居住，凡事可以領教，千萬不可作那行刺之事。

（趙喜介）

張：如此感謝太爺大恩，沒齒不忘！

瑞：人役！

役：有。

瑞：用小轎一乘，送張小姐到水月菴，與馮小姐居住。說我多多拜上，求她格外照應！

役：是。張小姐隨我來。

（趙喜，動，許四亂拉叫喚）

張：（唱）謝大恩救出我水火大難，
願恩公官極品位列朝班。

我只恨趙文華恨不能斬，

（趙愁眉介）

張：（唱）去求那女英雄同住尼菴。
（下）

瑞：（唱）問明了她來歷實是可慘！
不由我心头惱怒髮冲冠。

馬守貞！你為娼婦也該知道好歹，怎么把个官門小姐強逼為娼，真乃傷天害理！

馬：哎呀老爺，她自進我門，并未說過，小婦人實不知道，求太爺開恩！

瑞：唔，淫賤婦人，本該當堂責罰，又恐污穢刑杖，來！

役：有。

瑞：暫押官媒，听候發落！

役：快下堂去！

馬：謝太爺，哎呀我的天哪！（下）
（宗礼上）

宗：（念）遵奉將軍令，
前來請賢官。

啊，海老先生，威大將軍這才到任接印，特命下官前來奉請！

瑞：有勞貴兄，不知傳我何事？

宗：大概為兵力單薄，水寇凶勇，相請議事。

瑞：人役！

役：有。

瑞：將這兩個枷犯押在大衙示眾！
不許私藏屋內。

役：是。

瑞：帶馬！貴兄請！

（唱）非是我一定要枷此二犯，
都只為淫惡事風化攸关。
宗貴兄請催馬軍務莫緩！
衙役們須秉公莫把賊食。

（四青袍、宗礼同下）

役：呔，枷犯快走！

趙：往那里去？

役：到衙門前大街上去示众。

趙：要到大街上示众？哎吓吓，

（哭）这，这这这就是这忘八蛋坑煞了我了。

許：誰叫你這忘八羔子顛動？

役：不要吵，快些走！

許：走走走。（快走）

趙：哎呀呀！大哥慢点走，不要跑哇！

役：快走！

（許四快走）

趙：哎呀哎呀，不要拉掉了腦袋呀呀呀！

（同下）

第六場

（“發点”，四水卒、四女卒、四水將、一大蠶、徐摩云上）

摩：（点絳脣）

水湧云橫，

眉黛春生，

間海濱，

跨鳳騰云，

血染石榴裙。

（詩）霧鬢鬢身似錦霞，

潮來潮去貌如花，

只為欲學平陽女，

曉暢軍机奪隋家。

奴家金鰲島公主徐摩云是也。

父王帶領大兵四处劫掠，欲奪

錢塘，以興事業。命俺把守金鰲島，提防官兵！也曾命探子、水軍打探父王消息，未見回報。

（水軍黎容上）

黎：（念）孤島困孤女，

勇探報勇人。

公主在上，水軍頭目黎容打躬

摩：不待奉大王，回來則甚？

黎：奉了大王爺之命，押解汪宏之女，鄆懋卿之妻，赴孤燕島居住。并傳諭公主小心防守！

摩：啊！汪宏之女，鄆懋卿之妻，怎生被大王擒住！為何不交我看管？要送孤燕島是何原故？

黎：此二婦女，大王在淳安縣地方擒來，要汪宏、鄆懋卿帶金銀前來贖取。本要在金鰲居住，因恐妇女性拘，得罪公主，因此差末將送孤燕島去。望公主提防一二就是！

摩：我知道。你回復大王去罷！

黎：得令。（下）

摩：妙哇，我父王擄掠婦女，不淫不乱。如此高义，將來大事必成也。

（唱）自古來創業者必行仁政，

有几个大英雄迷濫不明？

我父王三尺劍惜愛百姓，

看將來取錢塘大功必成。

(倭將上)

倭：稟公主，大事不好了！

摩：何事？

倭：小將巡查海口，忽見大船一只，上有百十余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乘風鼓浪而來，小將攔擋不住，特來報知。

摩：怎么男不像男？女不像女？

倭：远远看見他等面貌，皆是清清秀秀，手中俱有刀槍弓箭，十分凶勇，前來搶我海口，請令定奪？

摩：哎呀，大王不在島中，必是官兵暗來破我巢穴，吩咐各船，迎敵去者！

倭：姑娘有令，各船迎敵者！
(船夫等上，周氏原人駕船上，“會陣”，摩、周齊看，皆背工)

摩：看船頭之一員小將，好富貴品貌！

周：哎呀，船上好個俊俏女子！

摩：何處強徒，敢入我金鰲仙島？

周：住了！我乃鎮海大將軍威繼光，帶領了十萬大兵，特來勦滅金鰲大王巢穴。你是誰家女子，擋我去路，通名受死！

摩：听者！俺乃金鰲大王公主摩云是也。你既是鎮海將軍，就該知我的大名，怎么敢來送死！

周：我因久仰你是個女英雄，已向

你父親說明，因此前來收你作個愛妾。不料舟中相逢，三生有緣，快上我船，拜完花燭。

(摩羞，點頭暗想)

周：不用害羞，這是婚姻大事，快過我船上來吧！

摩：住了！你既是威大將軍慕名取求，我父親乃江南敵國，豈肯擅許婚姻？此話明明是詐了。

周：好伶俐的丫頭！既不過船，要你何用，看槍！

摩：慢着！你既慕名而來，何必這樣冒失？

周：啊，既不肯過船完成花燭，便是仇敵，看槍！

(摩架住想)

摩：咳，咱們倆拚了罷。

(水戰，周氏敗下，摩眾追下)

(起風介，周氏原人上)

周：且住，風波大起！水手！

水：有。

周：好好把穩篷舵！

水：哎呀，夫人哪，篷舵皆不作用了？

周：不好了！

(周氏原人被風刮下。摩云原人上)

摩：且住！正要擒住威繼光，忽然風狂浪大，將船吹散，被他逃走，可惜可惜！

倭：咸繼光逃走，請小姐回島！

摩：呀，我想咸繼光人材武藝，十分出众，他既有心于我，乘船而來，我倒无情，殺他轉去，咸郎咸郎，你定說我是个蠢物了。唉，想我生長金鰲島，居住海中，父王虽然英勇，終非了局；倘若一朝勢敗，豈不魚蝦水底。不若趁此机会，改扮男子，去往宁波打探咸繼光到底为人如何？倘有緣份，也好留个將來退步。也罢，就是这个主意。众家將，与我卸甲改換男装者！（換青道袍，將巾，挂劍）众將听者！我今要往宁波打听一樁大事，尔等回船，小心把守金鰲島，不可大意！半月之內我必回也。

众：公主此去，須要小心！

摩：不必囑咐！我上小舟，你等駕大船回去罢！

众：是。

摩：（唱）想古今奇女子誰守本份？
最巧是紅拂女梁氏夫人。

我今到宁波府明訪暗間，

众：公主早去早回！（同下）

（摩云上小舟）

摩：（唱）留退步依靠他咸大將軍。
（船夫搖下）

第七場

（春秀、馮蓮芳上）

芳：（唱）我細想从前事不覺自笑，

几时在絲窗下鳳繡鸞帏，

婚姻事未花燭我丟了顧

慥，

到宁波住尼菴寂寞无聊。

春秀呀！

春：小姐。

芳：你看这宁波府的人，連个姑子都是可惡的。咱們是本縣太爺差人送到此菴居住，又不是无來由的人，怎么这姑子愁眉不展，懶理会我們的样兒？

春：果然这姑子可惡。小姐問問她！

芳：好呀，叫她出來問問她，为什么不耐煩？

春：喂，当家師父請出來！小姐有話說。

通：來了。（上）

（念）人生世事无非夢，

歲月蹉跎总是空。

馮小姐有何話講？

芳：我倒沒請教你法名叫什么呀？

通：貧尼叫通惠。

芳：哦，通了惠的大師傅，莫怪大架子呢！

通：哎呀呀，貧尼不敢拿什么大架

子。

芳：我來問你：我們也不是無來由的人，是往威大將軍衙中公子，路上撞着本縣海太爺，說威大將軍還未回衙門，因此差人送我們到你菴中暫住，自然也要把房租給你的呀。怎麼你天天愁眉不展，難道說怕我們占了你這所破廟不成嗎？

通：哎呀呀小姐！貧尼有個緣故，并非棄嫌小姐。

芳：請講听听！

通：我是半路出家，俗家有個女兒。女婿未曾完親即出外貿易去了，幾年杳無音信，所以將女兒帶在廟中修行，倒也十分安穩。只因這大殿上有支鉄槍、一幅盔甲，相傳是國初李文忠的夫人留下鎮廟的。

芳：哦，如今這根大槍呢？

通：前一月貧尼出外募化去了。小女在殿上燒香，那鉄槍甲竟說起話來了：說是条烏龍轉世，與我兒有姻緣之份，貧尼回廟，槍甲不見了。只見女兒胡言亂語，关着房門，不許人進去。

芳：哎呀，這不是妖怪了？

通：貧尼也是这样想，念經拜懺，請些法師來收伏，都被他打

走。如今連白日里都是吵鬧的。把她的住房糊个不透縫，有人去看問，尿屎亂打。貧尼有此心事，因此愁眉不展，那敢藐視小姐！

芳：这就难怪你了。你女兒的住房在那里？

通：就在殿后旁边小院落內。

芳：你會看見妖怪嗎？

通：他常出現，青面紅髮，實在難看。如今我請了天台山一個有名的法師在那里画符超度。

芳：我呢本不降妖，你說是鉄槍盔甲作怪，這倒要去瞧瞧！恐怕收得住也未可知？

春：哎呀小姐，這可不是玩的，可去不得！

芳：咳，你曉得什麼？當初項羽降龍馬，岳飛得龍槍，都是兵器作怪。今日這個東西鬧事，恰巧我來投軍，正少盔甲，或者是我手中之物也未可知？通惠大師，煩你帶我去瞧瞧看！

通：小姐之言倒也可听。只怕此去受了惊吓！太爺知道，貧尼吃罪不起。

芳：不怕不怕，我的胆子还可以。快引我去看！

通：如此小姐要小心些！

芳：咳，忘嘴叨了，走罢！

通：是。

芳：（唱）若說是被妖魔我却不曉，
他既是妖作怪我會捉妖。

春：哎呀，不要瞧看！

芳：（唱）蠢丫頭放大胆休要囉唆！
莫不是送兵器鬼使神敲。

（同下）

第八場

（王松鶴持劍、盃上）

松：（唱）自幼兒天台山修仙學道，
收不了尋常怪事覺蹊蹺。
吾乃天台山道士王松鶴。神通
廣大，法力無邊，怎麼今天咒
語念破了口，妖怪總沒動靜？
我且將這窗戶劈破，遣他出
來。哇天門開，劈破天門，妖怪
出來！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
令勅！

（張青戴鬼臉拿棒棍上。羅玉
拿棒錘上。按住松打）

松：哎呀好厲害的妖怪！救命啊！
救命啊！打死了！

（通惠，春秀，馮蓮芳上）

芳：（唱）只听得喊吵聲妖怪作鬧！
（看）哎呀！

果然是凶惡像令人魂消。
春秀，快把女的捉住！呸，好妖
怪！馮姑娘捉你來了。

（相打，將張青按住，騎住拳

打，松哼哼）

羅：住了！你們好大胆，敢打我的
情人！

（春秀抱住羅玉）

芳：好妖怪，快快現出了原形來！
（打張）

青：哎呀呀，好打好打，我不是妖
怪，饒了命罷！

芳：哎呀，你你你你不是妖怪，是
什麼東西？

青：我我我是個人。

芳：是個人哪？

青：我真是個人。

芳：哎呀，這又奇事了？

通：怎麼他是個人哪！

松：哎呀呀，好惡的妖怪。不是我
一個人拿住的，還是你們幫助
捉住的么？

芳：不要嚷！不要嚷！讓我瞧瞧看。
（取張青鬼臉）果然是人。好忘
八羔子，怎麼假扮妖精害人，
當家師呢？

通：小姐。

芳：拿把椅子來我坐下審問。審問
這個雜種。

通：是。小姐請坐！

芳：春秀，把他們都拖過來跪着！

春：呸，那些雜種都扒過來跪着！

松：我是法官，怎麼也叫我跪下？

芳：什麼法官，先來跪着！等我審